孚先問先生嘗曰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市利猶有休息時禪家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謂正心助長即是忙也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諸儒述槩天集十四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五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吴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户部主事古杞舊寅劉 杲校

二程仰觀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而不齊辟之两扇磨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物故物之不齊乃物之情也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一歲一紀

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火灾盖亦有此理只是須于這上有道理如関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盖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為有這道理

素問文字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来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亦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矣然後以形相禪既有形化形化漸長則氣化漸消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吾人近取諸人其開闢往来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儗吸復入以為呼

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来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地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廓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了學者要默體天地之物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自有山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
然之理有盛必有衰辟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
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于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
東西漢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
所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来如此至如春夏秋冬
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也
須隨時只如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
盡所生又別理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
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
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者何也其榮
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
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箇乾坤也各有一箇消
長惟其消長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凋只是
後彫彫得不覺怎生得消息方夏生長時亦有夏枯
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物理最好玩
○冬至一陽生而每于至後則倍寒何也正如欲曉
而反暗也陰陽消長之數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換

掩過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類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如周公一一曾看過不曾看過但甚害理義則必去之矣如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葬埋婚嫁之類極有害

真元之氣氣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以水涵養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闔時隨時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矣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筭人生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

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于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数只得一半数盖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数得到日入地下遂数不行此皆有理辟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来日之影

日月者乃陰陽發見盛處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比觀者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今人居覆載之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向日與向火意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日之形人莫不見是輪是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亦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邊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邊而不為中則日無邊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辟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上則寅上有光行到卯上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間若這上頭得箇意便知得生物之理矣

星辰辰字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

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自東自北則雨自西自南則不雨自東自北陽唱而陰和也故雨自西自南陰唱則陽不和也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長安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河朔春時疾風三日乃止否則經年亦地氣偏也

風肅然起則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有電便有雷擊者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有下也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則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如變夏爲冬而降霜雪則無此理

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之冤所致耶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又問殺姑而雨是衆怨釋否曰固是衆人

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何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怨而致雨也

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豈人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曰雷震之還是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必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搏擊遂以震死蓋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怒亦惡氣也怒氣與人之惡氣相感故耳

二程俯察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之未必然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有異者辟之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千百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缺處空缺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為天中一物耳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耳不可言地要須知坤元承天乃是地之道也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莫非自然也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并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極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鄴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伯淳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去則須爭半歲蓋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

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
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
地之運盖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
無適而不中故其不可定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
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其定下不易之中則
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
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盖有数則終有盡處不知如
何為盡也
苔乃木氣為水土始發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上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
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
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其所以知者自然視色
嗅味知得是甚氣乃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
此則知自至此
井泉之異全由地脉水醎水甘要相地脉如何
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治之之術於中間鑿数道溝
渠洩地之氣然後可耳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絶故有数千百年今火山盖為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于山間也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言上與天為黨也

問顔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時天地和氣有限生得仲尼已是多了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亦曰災

雨木氷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問日月有定形還是氣散別是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説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何以成歲盖月有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乃金氣是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雖不為災然沴氣自在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陽盡恐疑于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盖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

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世間術数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人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絶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曰固知是絶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数倍矣

葬埋所慮惟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有不被蟲傷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為久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全是氣化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生蟣蝨此氣化也氣既化後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

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樹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其飢而食只取石膏食之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出漸覺身硬纔出見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盖有此理也望夫石只是臨江上有石如人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是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者若海中鳧嶼稍大人不及見者安知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有氣化之人

有患心疾所見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時即直前捕之捕則無物矣久之其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瓜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関延之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有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為能屈伸耳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

者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爲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坐井觀天非天小也只被自家入井中被箇井拘定了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夫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定却入井中也不害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五終